

艺坛聊斋

## 沙龙一枝花 芬芳你我他

### ——慈溪音乐沙龙成立十六周年回顾

霍建幸

我不敢说音乐沙龙是慈溪音乐家协会的一块金字招牌，但我敢说是慈溪音乐家协会的一张靓丽名片！2021年浙江省音乐家协会在慈溪召开的“慈溪现象”歌曲创作研讨会上，音乐沙龙便是“慈溪现象”的一大亮点。

作为亲历者与见证者，回顾音乐沙龙十六年，内心不无感慨，音乐沙龙的前世今生仍历历在目，令人难忘。音乐沙龙这个“传家宝”，而今已传递到新一届音协班子，继续保持着昂扬向上的态势。她凝聚的是集体智慧，收获的是创作成果，留下的是良好口碑。

2009年初，音协从繁荣创作、培养人才的角度，提出了建立一个音乐创作基地的计划，便于作者交流、切磋艺术，为词曲作者搭建平台，进而活跃艺术氛围。不久，在上林坊附近的南苑柏隆找到了一个比较理想的场所——靓晶晶酒吧，是一家音乐茶室。我们到实地一看，果然不错，一是环境优雅，闹中取静；二是场地宽敞，配有专人服务，免费提供茶水。老板孙仲春说，茶吧的营业时间在晚上，白天是闲置的，音协在这里活动，不影响他们的生意。

春暖花开，阳光明媚，2009年4月30日，是慈溪音乐家协会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我们举行了既隆重又简朴的挂牌仪式，慈溪市音乐家协会艺术沙龙揭牌，掀开了慈溪音乐沙龙崭新的一页。

在靓晶晶两年多的时间里，沙龙活动每个月安排一个下午，一开始为每个月1日，但1日会经常碰到如元旦、五一、国庆等节假日，文化单位往往会安排自己的活动，很多人脱不开身，后来就固定为每个月的15日，一直到现在。音乐沙龙初期，每次参加的人数为二十人左右，成员总体上年龄偏大，平均年龄六十五左右，至少有一半成员没有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过作品，其中一部分是第一次尝试学作曲或学写歌词。比较之下，作曲的人数稍微比作词的多些，当时作曲方面有三位国家级会员，陆军、应锡恩和房洁，属于沙龙的主要骨干。音乐沙龙有一个好的传统——传帮带，这方面陆军、余长飞表现最为突出。

2011年阿春老板去舟山朱家尖发展，音乐沙龙暂时告一段落。

不久，随着文联迁入新的办公大楼，音乐沙龙便“移师”文联。到了文联，条件更为优越。文联历任领导都知道每月15日是音协沙龙日，凡是文联开会就想办法避开这个日子，主动为沙龙让路。文联领导换了一任又一任，然而对音乐沙龙的支持热度从未消减。音乐沙龙作为协会的一大特色，在每年文联的考评中都会增加相应的分值。

十六年来，沙龙培养了一批批创作人才，催生了数不胜数的词曲作品，粗略估算，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的作品数以千计。给大家印象最深的是施旭冲，她是阿春的表妹。施旭冲在杨贤江中学任音乐老师，原先她没有什么创作经历，后来经过多位作曲老师的引路、指点，一步步成长起来，最终成为一名颇具实力的中青年创作骨干。再一个比较典型的是作协会员张广，他的爱好是诗歌，自从融入到沙龙后，对歌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进而一心投入在歌词创作上。多年来，凭着一份执着与悟性，他在歌词园地里辛勤耕耘，收获了不少沉甸甸的果实。要举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如从未离开过音乐沙龙的顾祥祖、俞

书英、洪恩甫、蔡企达、李月英等等，每个新老沙龙成员身上都有故事。

慈溪音乐沙龙作为慈溪音协的品牌，在省内外具有一定的影响和知名度，2014年10月12日至18日，江苏省音乐文学学会主席解华率南京、苏州、淮安、常州、扬州等地的协会主席、词曲作家共十三人，来慈与我们同行进行了广泛交流，并提出一定要参加我们的音乐沙龙，体验一下沙龙的感受。座谈会上，我们向他们介绍了慈溪音乐沙龙创作活动情况，其中谈到沙龙成员作品每年发表、获奖的数量在慈溪文联下面十个协会中一直名列前茅，在全省县级市中也名列前茅，坐在对面的解华老师马上补充了一句：应该说在全国也是名列前茅。远道而来的客人们对慈溪的音乐沙龙、歌曲创作予以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表示要认真学习总结，把这份经验带回去。

解华老师是慈溪音协的老朋友，也是咱们音乐沙龙的常客，来慈多达五次。他与南京艺术学院音乐系教授乔维进是最早为沙龙成员讲课的专家。此外，他与上海歌剧院音乐系主任朱良镇先后两次来慈为沙龙学员授课，批改、点评习作，让大家大开眼界，领略大师们深厚的艺术造诣。

还有一位也是咱们音协的老朋友上海音乐文学学会会长、著名词作家汤昭智，他来过慈溪四次，三次观摩原创作品音乐会，一次是2012年6月在慈溪大酒店为沙龙成员讲授音乐文学创作。最早提出“慈溪现象”的就是汤老师。

除了外省的专家，省内的老师来慈溪为我们授课的有钱建隆、丁永安、毛光正、牟学农、施王伟等词曲名家。粗粗算下来，沙龙成员平均每年差不多有一次听专家授课的机会。

值得一提的是，慈溪音乐沙龙还吸引了周边地区的歌曲创作爱好者慕名赶来，分别有余姚、绍兴、诸暨等地的同行们，他们纷纷带着自己的作品前来交流，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指导帮助，一同感受沙龙大家庭的温暖。

十六年来，音乐沙龙除了因疫情特殊原因停摆外，从未中断过活动，大家有一句口号——“风雨无阻，雷打不动”。音乐沙龙人笔耕不辍，孜孜不倦，为慈溪的音乐创作营造了浓厚的氛围。音乐沙龙人相互学习、相互帮助、相互激励，以老带新、以新促老、新老携手，先后出现了夫妻档、父女档、兄妹档、祖孙档，把个人爱好努力在家人、亲人中间传开，积极扩大沙龙队伍，这方面李道一称得上是个典范。

慈溪音协积极创造条件，全力提供必要的服务，一是每年上半年都要组织沙龙成员赴外地开展创作采风活动，深入实际，体验生活，打开视野，激发灵感。二是每年为沙龙成员安排一星期的创作笔会，做到了人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扩大交流互动，保证创作效果。三是每年至少安排一次观摩，欣赏高水准艺术，以补充艺术养分。除了在本地，光是赴上海观摩中外艺术团体的演出就达五次。四是让沙龙成员的作品有了展示的机会。作为慈溪音协另一张名片的原创作品音乐会，在舞台上呈现的作品均为沙龙成员所创作，他们向社会展示自己最优秀的作品，并于2011年、2015年、2018年、2021年10年间，分别举办了《在光荣的旗帜下》《为时代放歌》《神奇的土地上》《心中的歌献给党》一至四届原创作品音乐会，收效显著。

十六年来，音乐沙龙显示了她旺盛的生命力，强大的凝聚力，广泛的影响力和奇特的创造力。为慈溪的歌曲创作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培育慈溪音乐创作队伍不断成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沈键栋是一位非常年轻的作家，笔名钟榆。在他最新出版的小说《守陵人》中，有这样一份简介：新锐作家，影视从业者。擅长幻想、悬疑类故事，小说融合电影叙事手法，节奏紧凑，画面感强，却总有着温柔的内核。

他确实非常年轻，1996年出生，获爱默生学院电影专业硕士学位。我认识沈键栋的父亲已有二十年，直到最近两年才知道他儿子键栋写小说，并且在《烧脑X》系列上发表了多个作品。几个月前我加了键栋的微信，请他发一些作品给我，我想看看这些小说是怎么烧脑的。他发了我一长溜的作品。读了之后，颇为惊艳，老早就想写一个读后感，却耽搁到如今。今天我想以《厄洛斯的祝福》为例，谈一点阅读感受。

这是我读的第一个作品，原文发表在2020年的《奇谈·病变》。为此我还专门搜了一下厄洛斯这个词条，才知道厄洛斯是希腊神话中的爱神，在罗马神话中被称为丘比特。读完之后觉得这篇小说犹如一枚精巧的琥珀，将人类最炽烈的情感凝固成植物的姿态。在这个关于病毒变异与坚守的故事里，一场离奇的“枯树症”疫情，成了照见爱情本质的棱镜。作品以独特的科幻设定为外壳，内里却是对人性、爱情和生命的深刻思考。概括一下自己的阅读感受，我脑海里浮现的是“耐人寻味”这个词。“耐”就是经得起、受得住的意思，“寻味”是指仔细体会、琢磨。我认为这篇小说无论是所表达的主题、人物的情感，还是艺术手法，甚至细节，都经得起读者反复阅读、思考、体味。

在这个崇尚速度与效率的年代，身边的大龄青年越来越多，爱情似乎正在离我们远去。《厄洛斯的祝福》以一棵会说话的橡树老刘和他三百年前的情感故事，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另一种生命体验的窗口。小说表面上讲述了一场离奇的“枯树症”疫情，实则通过人与

溪上书话

# 三百年甚至更长久的守望

## ——读沈键栋短篇小说《厄洛斯的祝福》

胡 遐

树的双重隐喻，探讨了爱的本质——当一切外在形式都被剥离，当行动与言语的能力都被剥夺，爱是否依然能够存在？

枯树症的设定堪称神来之笔。一般的患者从肢体末端即手指开始逐渐木质化，最终成为静止的树木，尽管依旧拥有旺盛的生命力，却已经没有意识。但老刘是个异类，直到最后变成一棵橡树后仍然拥有脑部活动，保留着意识与感知，当然还有语言功能。这种介于动物性与植物性之间的模糊状态，构成了对爱情本质的绝妙隐喻。老刘的转变过程令人心碎——从抗拒到绝望，从自杀未遂到艰难“逃亡”，最终在逃离到医院大门口后彻底成为一棵橡树。这种不可逆的病变化过程，恰如爱情在时间与磨难中的变形。当我们说“爱情枯萎”时，不正是用植物的意象来描述情感的僵化吗？小说将这一日常隐喻具象化为惊心动魄的病理过程。

老高与老刘的互动构成了小说最动人的部分。已经感染病毒的老刘希望妻子老高早日离开医院，而身为医生的老高明知风险却坚持留守，还每天牺牲睡眠时间陪伴逐渐木质化的丈夫散步，这种看似徒劳无功的坚持恰恰揭示了爱的本质——它不在于解决问题，而在于面对问题时的共同在场。特别震撼的是，当老刘自杀未遂时，老高没有责备，只是默默地把那把剪刀包裹起来。当她自

己也感染病毒之后，却选择隐瞒病情并编织善意的谎言。这些细节表明，爱到深处，便成了保护对方心灵不受真相伤害的温柔谎言。面对肆虐的病毒，老刘曾选择自杀，老高则选择隐瞒。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实则同源：都是试图在绝望中为对方保留最后一丝人性的尊严。尤其老高的谎言，堪称一把“温柔的利剑”——她宁愿让爱人以为自己被抛弃，也不愿让他目睹自己同样非人化的痛苦。

叙述者“我”的介入为故事带来了关键的转折。当“我”注意到那棵带有草莓形缺口的银杏树时，读者与老刘一同经历了认知上的顿悟——原来老高从未离开，她就在丈夫身后两三米处，以树的形态守望了老刘三百年。这一发现彻底改写了故事的走向，也将主题推向高潮：爱的最高形式或许就是这种不求回应的静默守望，是不离不弃的陪伴。银杏树无法移动、无法言语，却用三百年的时光证明，爱可以超越一切物理限制而存在。小说颠覆了传统爱情叙事中激烈、动态的表达方式，展现了爱的另一种可能——如植物般静默却持久的生命力。老高与老刘的爱在失去人类形体后，反而呈现出更纯粹的状态：无需言语和肢体接触，仅凭存在本身即构成陪伴。这种爱不依赖互动，而是像树木的年轮，在时间中默默积累。两棵无法相拥的树在风中沙沙作响，那永远无法跨

越的两三米距离，构成爱情最诗意的悲剧性象征。但正是这段无法跨越的距离，让这份情感超越了时空限制，成为一种永恒的精神守望。银杏树三百年的凝视，比任何誓言都更具震撼力。原来最长情的告白不是“我在这里”，而是“我始终站在你身后”。所以当读到老刘向“我”提出奇怪的要求“你能帮我抱抱她吗”时，作为读者的我喉头有点哽咽。老高三十年的等待突然有了回应，迟到三个世纪的拥抱依然那么温暖，他们的爱情在疫情的阴霾下，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我”答应老刘的要求张开双臂拥抱那棵银杏树时，传递的不仅是一个迟来的拥抱，更是一种理解：爱从未因形态的改变而消失，它只是转化为了另一种存在方式。

《厄洛斯的祝福》最终指向一个深刻的命题：爱的本质或许更接近植物而非动物，真爱或许更像树木的生长。它不需要轰轰烈烈的表达，不需要时时刻刻的互动，它能够以最静默的方式生长，在最贫瘠的土壤扎根。毕竟，有什么比用三百年等一次温柔的拥抱，更接近永恒呢？就像那些被迁移到保护区的枯树症患者，他们的爱情故事或许无人知晓，但这不妨碍这些故事如同年轮一般，在时光中静静积累，成为支撑彼此生命的隐性根系。在这个意义上，小说确实如标题所示，给予了爱情一种“厄洛斯的祝福”——即使被剥夺了一切外在形式，爱的能力本身，已然是对生命最珍贵的馈赠。

# 折叠光阴的半边街

## （外一首）

王建军

暖风推开虚掩的门，红梅又开了，我知道藏在口袋里的心事解冻了。

春光撒在半边街的青石板上，我从没忘记你这个发小，哑巴递过来一支烟，粗糙的手指像一把生气的剑。我知道，他打过铁，受过，生气过，笑过；我也知道，他从不因为沉默而耽误整个春天。

半边街唯一的一株枣树老了，老得无法在二月二的阳光里苏醒发芽，蜂蝶来过，蝉鸣响过，麻雀栖息过，它的每一条裂缝都藏着野史。

一只灰色的猫猫在暖阳里打盹，像一朵安静的云。我小时候曾经丢失过一只猫，上蹿下跳，也是灰色的。很多年以后，我在街角遇到一只同样颜色的猫，我只是安静地走过它的身边。

西街的傻子阿根应该七十多岁了，破旧的棉袄开出了花，他还叫得出我的小名。他指着老井上生出的青苔笑了，露出漏风的牙齿，像一弯被咬过的月亮。

稻草人最听话，给他衣服和帽子，有了固定的职业，如今站在被混凝土房子包围的逼仄田野上，小鸟一眼看穿的谎言，成为农业史上最后的遗迹。

半边街，靠近你，就靠近了清苦；远离你，就远离了烟火。生活最好的样子，是懂得渡生活的难，也懂得谢生活的暖！二月，我恰好看到半边街的不知所措，在冷暖不定的初春里伸长脖子，像一朵张望的油菜花。

我不想责怪任何一种花

四月，梨花一瓣一瓣地飘落理解她们的脆弱、薄命、心碎那些洁白的事物  
我不想责怪任何一种花

一下雨，紧锁的眉头难以舒展总是纠结地里麦子的长势怕春风刮过空荡荡的袖口怎敢轻易赞美  
可以播种生计，也牵带着太多悬念的土地

盼天晴，赶快到地头收割稻田又绿了一层，山上的杨梅还没红  
阳光携着水汽欢娱白昼越来越长  
风里有了汗水的充盈

轻时光

# 暖 春

毛庆庆

野蔷薇花季未到，但一朵巨大的白色野蔷薇每天与我形影不离。

这几天我把自己穿得像一朵白色野蔷薇。绿色编织着麻花瓣花样的毛衣，领口外翻着衬衣的两片白色大娃娃领，领子边缘是波浪状的，一大一小双层，确实很像野蔷薇花瓣。

黑色的长裤如同笔直的树干，远看，宽大的绿色毛衣像一棵树，雪白的球鞋仿佛是两只白色的小狗狗在呼呼大睡。近看，两片大白领子宛如一只栖在树上的白鹭，正抖抖着翅膀。我那一撮短短的低马尾辫，就是白鹭弯下头啄羽毛的嘴巴，它灵活地颤动着。

午时，穿着毛衣略微有些热，我找了一处长有野蔷薇的石阶坐下，边上的老墙正好挡住了太阳，我打算打个盹儿。风徐徐吹过，缤纷的香樟叶打着瞌睡划过我的肩头，落到脚下的草地上，却被我球鞋反射的白光扎了惺忪的眼。它们发现自己不再悬吊在空中，而是躺在软绵绵的草床上了，于是合上眼睛继续睡去了，睡得反倒更踏实了。

风窸窸窣窣，野蔷薇的叶子蹭在我的手背上，香樟花的芬芳吸入鼻孔，我歪着脖子倚靠到老墙上了……

“喵——喵——”我恍恍惚惚睁开眼，面前暗沉沉的，耳朵被老墙顶上的猫叫声拉走了。我轻轻仰起脑袋，它正居高临下俯视着我，脸上的肌肉摇摇欲晃，好一只大猫猫。它对我不感兴趣，调头迈着猫步踩着墙不紧不慢地走了，尾巴翘得老高，还挺高兴。

我也走了，石阶旁布满干苔藓的老墙壁上搓揉出了我蹲坐的侧影，野蔷薇叶半遮半掩，大概是它们把我留在了那里。



峙山公园鲤鱼湖（油画）孙国方

# 诗词二首

龚奇俊

过龙虎草堂

层岚清冽隐龙虎，  
嘉木葱茏覆草堂。  
四百年开新学脉，  
三千里挽旧玄黄。  
高怀何计棺槨薄，  
去影应随日月长。

梅树常居脩土畔，  
化安山上绽幽芳。

清平乐·乙巳春谒梨洲先生墓

化安抔土，滴翠来时路。昨夜轻寒风吹雨，落了梅花无数。  
仰瞻正衣冠，遥思板荡当年。要用嶙峋傲骨，撑起一片江山。

书香慈溪·悦读

# 字里行间的快乐

胡亚群

相比浏览那冷冰无感的电子书，我还是一如既往喜欢阅读纸质书籍，喜欢指尖摩挲过的一缕厚重和充实，喜欢书页散发着芬芳的墨香，喜欢有灵性的文字带来的温暖和感动。捧着一本书，轻盈走进书中那多姿多彩的世界，整个世界都可以焕然一新。看书可以忘却时间的存在，看到精彩、喜欢的情节，忍不住低吟几句，也会禁不住捧腹大笑，那一行行有灵气的文字，优雅绽放于心间。

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只能从书中领略到一点点的风景。我从小就喜欢看书。当时原址建在双眼井弄的实验小学设立了一个小小的图书室，一到借阅时间我就向那里跑。打小我性格忧郁，喜欢躲在不被人注意的角落里，喜欢在文字中寻觅温暖从容，在书籍里寻到了一方独属于自己的快乐世界。几时内心深处，也很渴望大人摸着头对我的赞美和肯定，只可惜很少能如愿。父母整日忙于生计，对于我们也只限于关心是否吃饱穿暖。

记得一个仲夏夜晚，我和姐姐相约着去外面乘凉。大塘河水清冽，晚上繁星点点，微风习习，桥墩上有很多人来此休息纳凉，老奶奶摇着蒲扇缓缓讲述一个个古老而神秘的故事。当我们走过小桥之后，我听到背后有人议论，说前面一个女孩长得漂亮，后面一个就像是个丑八怪。天哪，我就是走在后面的一个，我听了犹如万箭穿心，内心伤心自卑到了极点，回到家后躲在被窝里偷偷哭了一场，一连几天都是无精打采。初中，我的班主任是一位男老师，有一天下午上体育

课，我身穿一件大红色毛衣，进入青春发育期的我依旧身材矮小、面黄肌瘦，自知黯淡的肤色根本衬不起靓丽的红色。可是没有办法，毛衣是妈妈亲手织成，我也没有零花钱去买自己喜欢的衣服。当我们在操场上并列成一队，章老师说穿衣服要看那人的皮肤，不要穿不适合的衣服，看那位女同学穿红毛衣就像猴子一样。虽然没有指名道姓，这可是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把一颗少女敏感的自尊心狠狠踩在了脚下。我的头深深低了下去，无言落下了心酸委屈的泪水，还依稀听到调皮的男同学发出了嘲笑的低声。也许是那位老师生性耿直，看到就随口而言，可是对于处于青春期的少女来说，那是生命里一种无法承受和忘却的伤害。当时我是多么羡慕身边的女同学，她们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活泼而又明媚。而此后的我，便愈加沉默寡言，只想在书籍中寻找快乐和温暖，以此逃避周围这一切的不如意。

时光如水，曾经快乐悲伤的记忆早已随风而逝，我也不会为了别人的评价而黯然神伤，只会鼓励自己在前进的道路上更加努力奋进。而在我看来，读书早已成生活中的一个最为寻常和简单的习惯，如同喝水吃饭一样自然随性。一天工作生活空闲，不看上几页就觉得少了一点生活之趣。高中时期最爱看《读者》和《意林》，《读者》中那一篇篇构思精妙、睿智大气的文章令我手不释卷，一直陪伴着我度过青春岁月，在我人生之路充满迷茫之时，文中那一句句充满生命

力的句子，指引着我走出了困泽，向着微弱的光芒前行。

读书之趣，妙不可言。想当年拿到《明朝那些事儿》，初看此书，作者直白而又风趣的文字，就让我又惊又喜。想不到求学时期感觉枯燥深奥、令我头痛的明代历史，在“当年明月”妙笔生花的手下，居然写得如此简单幽默。原来，历史是可以如此简单而深刻！于是望眼欲穿期盼着下一本续集出版，昔日三北大街有一家“白天鹅”书店，我就是在此陆续购读了这套书的全集，明代历史就这么轻松印刻在脑海里。

爱好阅读，虽然不能改变我的生活环境，但可以改变我的内心观感，及对所遇之人、所经历之事的看法。我行走书中的大千世界，一路穿花拂柳，可以在三毛的精灵世界中领略到撒哈拉大沙漠的奇观，那是每想你一次，天空飘落一粒沙，从此形成了撒哈拉的浪漫；也可以置身于豪气万丈的江湖世界，不会为五斗米而折腰，对于爱情而生死相随，在华山之巅决战，那是何等的豪迈与洒脱？

人到中年，也许是残酷的现实早已磨平当年的梦想，当春风吹过我的脸庞，咀嚼着文字，如同聆听纯净的天籁之声、倾听绵绵春雨打在屋檐下的声音、细数着春天里吐露的新芽，让我坚信只要有希望和信心，春天的花朵就会如期绽放。尘世间，我们都是芸芸众生，一生平凡而又琐碎，与其浮躁度日，不如沉淀下心情，让书香伴着我老去。此生能够沉醉于书香，能够与文字书卷为伴，便是这一生最浪漫的相遇。